

邊緣的浪漫遊

捷克文壇最禁忌的小說

不同凡響的初戀故事

極度浪漫的愛情災難

柯利瑪◎著

陳蒼多◎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邊緣的浪漫遊戲 / 柯利瑪著；陳蒼多譯．--

初版．--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民 90〕

面： 公分

ISBN 957-733-678-7（平裝）

882.457

90021262

邊緣的浪漫遊戲

作 者	柯利瑪
譯 者	陳蒼多
發行人	王永福
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電話：(02)2978-9528（編輯部）
	(02)2978-9529（營業部）
	傳真：(02)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063號
出 版	2001年12月初版
定 價	200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敬請讀者至全國各大書店參觀選購本社各式圖書，或利用郵政劃撥向本社訂購，5本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邊緣的浪漫遊戲

新雨出版社

柯利瑪◎著

陳蒼多◎譯

譯序

陳蒼多

《邊緣的浪漫遊戲》有四個動人的故事，並不是很浪漫，但又似乎很浪漫；事實上，我認為最後一篇〈走鋼絲的人〉提出了一種動人的人生哲理，非常莊嚴又非常浪漫。

作者柯利瑪假借故事中的主角說，「被愛」的人就像一位乘客，但是「愛某一個人」則是意味著飛翔。「你在那麼高的地方，所以能夠看到一切。」他看到走鋼絲表演，體會到「生命是死亡的永恆誘惑，是在深淵上方的一種持續的表演……」一個人要知道如何在很高的地方忍受孤獨。

這難道是《邊緣的浪漫遊戲》這個書名所必然會引發的聯想嗎？

當難不是，所以，柯利瑪的「初戀」是不同凡響的，他的初戀毋寧是痛苦中的愛情，災難中的初戀。身為捷克人的柯利瑪當然是歷經苦難的。

其他三篇也許並不有意要暗示什麼愛情哲學，但是，情節的鋪陳照樣有其不尋

常之處，還是耐人尋味。

柯利瑪的作品在捷克是被禁的，這一點應該能為讀者傳達一點訊息：一位東歐作家這一次為我們呈現了什麼文學甚至哲學的饗宴呢？

目錄

1 9 1	1 2 5	2 9	7	3
走鋼絲的人	真理遊戲	我的國家	米蕾安	譯序

米
蕾
安

我父親的表妹正在舉行訂婚儀式。席薇亞姑媽身材矮小，鼻子很大，皮膚曬得很黑，很愛講話。戰前，她曾是一家銀行的職員；現在，她已成為一名園丁。她的未婚夫原本是一位律師，現今受雇於食品供應公司。到底他是做什麼工作，我並不清楚，但是，父親已經答應我們，派對中會有令人驚喜的事，並且還意味深長地啞嘴，激起我的弟弟和我很強烈的興趣。

姑媽住在跟我們同樣的房舍中，那是一間很小的房間，一扇小窗對著走廊。房間很小，我都無法想像當初建它是做什麼用的。也許是一間儲藏室，放置一些小東西，諸如馬蹄鐵、馬鞭（這地方以前是騎兵房舍），或刺馬釘。在那個小房間裡，姑媽有一張床，以及一張由兩隻手提箱併成的小桌子。在頂端的手提箱上面，她現在已鋪好了一張桌布，在一些用厚紙板剪成的盤子裡擺好了一些打開著的三明治。那是真正打開著的三明治，上面有片片義大利香腸、沙丁魚、肝麵餅、生蕪菁、小黃瓜，和真正的乳酪。姑媽甚至準備了一些塗有甜菜醬的小蛋糕。我注意到，弟弟開始流口水，發出喧囂的吞嚥聲音。他還沒有學會控制自己。他不曾上過學校。我已經上學了，並且已經在閱讀有關狡黠的尤利西斯和健忘的巴加內爾的故事，所以，我知道一些有關神祇和人類的美德方面的事情。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姑媽的未婚夫。他很年輕，頭髮鬆鬆的，臉頰圓圓的，看不

到戰時艱辛歲月留下的任何痕跡。

我們就在那個窗子很暗的小房間裡見面。一共九個人擠了進去，空氣立刻變得有味道，很熱，充滿汗臭。但是，我們還是吃著，狼吞虎嚥地吃著這位未婚夫顯然從食物供應店所提供我們的奇異糖果。我們也喝著味道像牛奶、非常香甜可口的代用咖啡，把一口口的糖果沖進胃中。有一會的時間，我的父親在他的大杯子上敲擊著小刀，大聲地說，無論時機怎麼惡劣，總是會有好事發生；會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出現——他只列舉德國在色巴斯托波爾戰敗，以及英國進攻義大利；而現在大家在這兒慶祝，就是其中一件重要的事。父親希望這對快樂的情侶能夠在下個月出發，自由自在去度蜜月；他祝福他們很早就和平相處，非常幸福，相親相愛。父親碰到每個人都引用歌德的話，使他們很驚奇：與其愉悅而沒有愛，不如悲傷但卻被愛。

然後，我們唱一些歌；由於晚餐快要吃完了，只好讓派對告一個結束。

我拿著裝滿甜菜刺湯的罐子回去，看到白髮的畫家史匹羅——每個人都叫他「史匹羅大師」——坐在拱狀但沒有裝玻璃的窗旁。他的罐子也立在身邊——只是罐子已經空了——同時膝蓋上放著一塊木板，在上面固定著一張畫紙。他正進行素描。有幾位藝術家住在我們的走廊上，但「史匹羅大師」是他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

位，也是最有名的。他是從荷蘭來的，在那兒設計大獎牌、鈔票，以及郵票，甚至王后據說也充當他的模特兒。在這兒，雖然此事嚴格禁止，他還是在很小張的紙上素描我們的猶太街的情景。圖畫很小，我覺得，這些精緻的線條不可能是那隻老人的手所創造出來的。

有一次，我鼓起勇氣，結合了我對德文的所有知識，問史匹羅先生一個問題：他為何畫這麼小的畫？

「Um sie besser zu verschlucken」——「比較容易吞下去」——他這樣回答。但是，也許我誤解了他，也許他是說「verschicken」——「送」——或甚至「verschenken」——「送」。

現在我滿心讚賞，注視著他的畫紙上畫滿老年的男人和女人成排站立著，全都擠在一起。他們都不比一粒米大，但每個人都有眼睛、鼻子，以及嘴巴，胸膛上還有猶太人的星星。我專神地凝視他的畫紙，覺得那些小小的形體開始跑來跑去，像螞蟻一樣擠滿了圖畫，使得我的頭腦開始暈眩，只好閉起眼睛。

「嗯，你認為如何？」這位白髮的藝術家問，並沒有轉頭。

「很美，」我輕聲說。無論如何，我不會向他承認說，我也曾嘗試在一張張的紙上畫滿小小的形體。在心情較開朗的時候，當我憧憬一個未來，超越由壁壘所限

定的領域，我會想像自己從事見證的工作——成為詩人、演員，或畫家。忽然一種思緒掠過我心中。「我可以給你一點湯嗎？」

只在此時，這個老年人才轉向我。「是什麼東西？」他驚奇地問。「他們已經分配了第二份食物嗎？或者是你生病了？」

「我的姑媽結婚了，」我說明。

史匹羅先生從地上拿起他的罐子，罐子裡一滴湯也沒有；我把一半以上的甜菜剩湯倒了進去。他微微欠身，說道：「謝謝你，非常謝謝你對我關切。上帝會報答你的。」

只是，上帝在哪裡呢？晚上當我躺在臭蟲和跳蚤為患的草舖上，我會這樣想著，還有，上帝如何報答人們做好事呢？我無法想像上帝，我無法想像在這個世界遠方有希望存在。

而這個世界呢？

每個晚上，我都會焦慮地豎起耳朵，傾聽黑暗中的聲音。傾聽長靴踏在走廊的聲音，傾聽那不顧一切的尖叫聲震破寂靜，傾聽一扇門忽然打開，一位信差拿著一張紙條，上面打著我的名字。我怕睡著了，怕在完全無助的情況下被逮著。因為如此的話，我就無法逃過這位信差了。

我自己已經想到一個藏身的地方，是在地下室的馬鈴薯店。在鎖門的時間後，我要掙扎著穿過狹窄的窗子，深深埋在馬鈴薯之中，這樣秘密警察就不會看到我，也沒有狗會嗅到我。馬鈴薯會保住我的生命。

一個人能夠靠生馬鈴薯維持多久的生命呢？我不知道，但戰爭能夠維持多久呢？是的，這是一切的關鍵。

我知道，現在「恐懼」會從火爐旁的角落偷偷爬出來。它整日隱藏在那兒，畏縮在小煙囪中或空空的煤桶下面，但是，一旦每個人都睡在睡覺，它就會活躍起來，慢慢走到我身邊，在我前額上冷冷地呼吸。它蒼白的嘴唇會低聲說：願天……降禍……於你。

我悄悄從草鋪起身，躡腳走到窗口。情景很熟悉：窗子外面古老萊姆樹的黑暗樹頂，磚造大門及其一大片黑空。還有，壁壘的鮮明輪廓。我很謹慎地掀起黑色紙張的一角，呆住了：一棵萊姆樹的頂端閃耀著一大片藍光。一種怪誕的光，很寒冷，令人目盲。我凝視了一會兒。我能夠看清每片樹葉，每截發亮的小嫩枝，同時又意識到：樹枝和樹葉纏結在一起，形成一張咧嘴而笑的大臉孔，火紅的眼睛凝視著我。

我覺得窒息了；縱使我敢叫出來，也不可能叫出來。我鬆了黑色的紙，窗子再

度籠罩在黑暗中。有一會的時間，我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內心與一種誘惑掙扎著：要不要再掀起那張紙，再看一眼那張面孔？但是我沒有勇氣。何況，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我能夠看到那個臉孔在我面前，透過那張黑臉在閃亮著，在黑暗的花板上方忽隱忽現，甚至當我緊緊閉上眼皮蓋時，它也在我眼前舞動著。

那是什麼意思呢？那是誰的臉孔呢？它包含了傳達給我的訊息嗎？但是，我如何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到了早晨，前夜的愉悅或恐懼已消失無踪。我去領自己的一份苦澀咖啡，嚥下兩片麵包加人造奶油。我舒適地記在心裡：戰爭進行了一夜，而那無法想像的和平因此接近一夜了。

我到金屬店後面去玩排球，午餐前的一小時，我已經在排隊，拿著自己的罐子要去領自己以及弟弟的八分之一公升的牛奶。隊伍伸延到一間低低的圓頂房間，就像席薇亞姑媽所住的那個房間。在裡面的一個鐵桶後面，站著一個繫白圍裙的女孩。她從那些默默地排著隊的人手中拿走收據，在桶中攪動一個小小的量杯，把一點點脫脂倒進那些對她伸出手的容器中。

當我站在她前面時，她看著我，目光停留在我臉上一會兒，然後微笑著。我當然認識她，但卻不曾真正好好注意過她。她有一頭黑髮，臉上長著雀斑。她又俯身